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種

王雲五主編

宋元學案

(六十)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省立新竹高中國書館



00010756

萬有文庫

第一集第五百種

編者 羅 維
王 雲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六十)

黃宗義著

國學基本叢書

010756

宋元學案

卷六十三

勉齋學案表

黃榦	子格
父頊 晦翁清江門人	子輔
延平白水籍	何基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遺	何南坡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氏武夷豫章 三傳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傳 涑水二程四	方暹 萬鎮 別見雙峯學案
張元簡	
趙師恕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蔡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子玠

吳泳

別見鶴山學案

吳昌裔

黃師雍

黃振龍

陳如晦

梁祖康

曾成叔

陳象祖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鄭鼎新

李鑑

薛師邵

葉士龍

陳倫

熊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家擴

李武伯

李晦

方丕夫

袁俊明

葉真

趙必愿 別見玉山學案

宋斌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燔

張治

劉剛中

李方子

楊楫

楊仕訓

王遇

劉砥

劉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伯履

詹初

余元一

並勉齋講友

余崇龜

景思學侶

勉齋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傅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

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多從黃氏補本。或是梨洲原本。謝山特補勉齋講友諸人。

朱劉門人李胡再傳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父瑀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珣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珣不能用。及至制府。珣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興。乃復告珣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新黃

決不可保。新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其詆排之厥後，光黃漸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梓材謹案：先生祭劉靜春文曰：「餘也，顯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搢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倚以警後覺，據此知先生少及靜春之門。」

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夫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

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略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遠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

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卽體。體卽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

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旨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中庸總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既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

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於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謹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蓋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

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於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

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韓老矣。未敢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爲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是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以上與胡伯量。

承誨以服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歎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皙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

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邪。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一叩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謬。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卽乾卦。右卽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卽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教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教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

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聽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卽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榘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乘彜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道理也。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以上復業味道。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略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

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榦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只得如此觀。看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耳屬腎。腎卽水。水卽太陰。目屬肝。肝卽木。木卽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於夏秋之間。卽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卽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至於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卽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在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

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鸞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真見其如此。亦真個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真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閒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於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果何如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復楊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須要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譎譎。而真實體段。元不會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答陳泰之

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復李貫之兵部。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皙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正是此意。真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與吳伯豐。

程仕曰。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敍述奠誄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

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說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孟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異，明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書朱子行狀後。

附錄

嘗詣東萊宮公伯恭，以所聞於朱文公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文公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

通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

尋知漢陽軍，值歲飢，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碁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先生，個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旣遭陳叔

進行辭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尙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補

黃東發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辯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爲君子晦翁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於晦翁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補

百家謹案勉齋言自先師夢奠以來向日從游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沒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蓋勉齋之求後學其真切

如此所以卒得其人而傳之於後也。

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清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間。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沒。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清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並可以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真有得於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

勉齋講友

文定李宏齋先生燾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料院楊先生仕訓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西園先生伯履

胡伯履號西園崇安人勉齋嘗與之書曰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畏恨朝夕不得承誨云參勉齋文集

梓材講案首六字謝山割記所有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

詹初字以元休寧人也以薦爲太學錄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罷歸遂入廬山不仕嘗與黃勉齋講學性介甚吳益公有盛名以其與韓平原往來遂不與通私淑朱子其所著有流塘集二十一卷今所存祇三卷此其家傳所云也余考之勉齋集中未嘗及先生同時講學諸公之書亦無及者而是書自明嘉靖以前未出王龍溪始從其家得之表章以行世集尾有詹體仁章從軒饒雙峯諸公文字程篁墩爲文獻志猶未見也其中議論固有可采但亦似有出於後人之增益者今節錄之補

祖望謹案詹體仁是朱學章是陸學先生蓋往來其間

流塘集補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至大者天至廣者地至貴者人盡人之道則可以與天地並遠人之道與禽獸並

升降時也。予則以爲非時也。人也。三皇生則皇。五帝生則帝。三王生則王。五霸生則霸。豈三代以前常升以後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

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故其道大。其任重。靜安而後能慮。似與釋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前有知止工夫。佛氏止是死守著一淨。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陸之分。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

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爲仁。若必死以求名。雖勝於必生以苟祿者。然必之一字。便是私意。未免死之或過。然此自仁人言之。若後世雖死傷於勇也。還是一好人。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故操之。

卜式初以阿意得官。後乃直諫。君子譏其自知無益於時。乃以此塞責。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賣直。然還是他廉恥之心未盡混處。

常遇事輒自期於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不好。須反之於內。自有無私底本體。不期於無私而自無私矣。

常早夜不寐思此。乃心不定之過。因立心要靜。不知立心去靜。便是動。程子曰。無欲故靜。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此下有論朱陸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祖望謹案以上皆其粹言也若其論朱子申申天天章註有圈內圈外之說此乃明人講章家所言
陋甚必非宋儒所言也

州判余先生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仙遊人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黃勉齋女弟而勉齋則朱子壻因得親炙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爲贊朱子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集中知同安縣號稱清嚴終池州通判參仙遊縣志

景思學侶

侍郎余先生崇龜

余崇龜字景望仙遊人也兄元一從朱子遊先生以進士入官不附韓侂胄出知江州嘉定更化宰相言自權臣專政朝士獨余某中立不倚除御史終於兵部侍郎補

勉齋家學李胡三傳

黃先生輅

黃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爲朱文公外孫文公嘗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之真西山跋畫師帖曰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間學日進而志氣日強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又因以勉之參真西山

黃先生輔

黃輔字□□勉齋次子也。勉齋與胡伯量書曰：輔年二十三，幸其靜重，遣之趨受，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云。參勉齋文集。

勉齋門人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何南坡先生□，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處士方連雲先生選

方選字明甫，平江人也。師事李宏齋，以宏齋之命學於勉齋。時以饒伯輿、張元簡、趙師恕與先生稱四子。勉齋貽宏齋書曰：明甫遠來，志氣甚篤，殊可愛敬。知其源流有自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無得。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又與甘吉甫書曰：明甫於道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向來朋友未易出其右也。先生極推伯輿，以爲己所不及。而元簡之言曰：伯輿明理而遠於事，明甫見事而中於理。則先生在伯輿之上矣。淳祐中，湖南帥董槐、荆南帥孟琪並薦之。槐稱其冰清玉潔，妙性命道德之原。琪稱其脫去塵滓，游心高明之域。詔免文解一次。先生辭不受命。琪請如尹和靖例，加以處士之名。未報而先生已卒。學者稱爲連雲先生。先生言論宗

旨不傳。要當爲勉齋門下第一修。

寶章張先生元簡

張元簡字敬父。清江人也。勉齋黃氏高弟。勉齋嘗貽之書曰。翰歸鄉兩年有餘。徧閱友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言者。李隨父陳儀父耳。然李陳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一如張敬父者。則久而無對。非爲諂也。實無第二人。得人之難如此。先生初官縣尉秩。其見於鶴鄉集中。稱其知荆門軍。嘗誅陳馬奴。漫塘又嘗薦之。李制使稟謂其足任監司之選。其後果官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沿江副制置使。修。

漕帥趙先生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人。爲餘姚令。行鄉飲酒禮。勉齋稱其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季仁其後費於朝。考鶴山師友雅言。有曾答慶漕趙師恕之說。則先生固不止餘姚令也。儒林宗派兩列先生於朱子勉齋之門。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隱君蔡先生念誠別見澹州諸儒學案

劉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長樂人。朱子門人砥之子。幼孤。育於外家。長從勉齋學。非賢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戒其子弟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俸求名利。非吾志也。遜田數百畝與從子。以承母志。年四十八卒。

尚書吳鶴林先生泳別見鶴山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泳師事黃勉齋。得程張朱子書。研釋不倦。登嘉定進士。調閩縣尉。又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學。先生取諸經爲之講說。揭白鹿洞規。放潭州釋奠儀。祀周程五賢。士習丕變。薦知華陽。改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後患。尋權漢州。力辯興元帥趙彥呐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之議。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叛。端平元年。召入。歷軍器將作二簿。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與徐清叟杜範並命。三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爲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疏凡撓政之害。言皆激切。改大理少卿。人咸惜之。旣而權工部侍郎。參贊四川宣撫軍事。得疾。除祕閣。修撰。知嘉興。辭。改贛州。尋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復知婺州。加集英殿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兼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至宋蜀道得失。與師取材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開容臺議禮行於世。修

侍郎黃先生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勉齋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調婺州教授。學正。一以呂東萊爲法。慕徐僑。欲見之。會其有召命。先生曰。今不可往也。徐聞而敬之。至闕。以其學行聞於政府。喬行簡許以朝除。公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之外縣。累官禮部侍郎。先生簡淡自守。言若不出口。而於邪正之辨甚明。

愛護名節無媿師友云。

鄉貢黃先生振龍

黃振龍字振玉閩縣人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默契於心書之座隅已從勉齋遊請所未悟勉齋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以鄉貢卒。

教授陳先生如晦

陳如晦字日照長樂人從勉齋遊嘗讀西山真氏夜氣箴曰須見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於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遂次其韻爲生意箴西山見而歎賞焉。

雲濤講案圖書載先生以道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論語問答及講義文集。

梁先生祖康

曾先生成叔合傳

梁祖康字寧翁不知何所人也嘗以小不謹致書勉齋自引咎答曰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想不無相忌者便使年少陷於子弟之過翻然改悔何所不可而畏彼紛紛之口耶則先生亦勉齋所稱許弟子也。

陳先生象祖

陳象祖梓材案張直閣傳陳橋父當是先生之字侯官人朱子弟子孔碩之族也不避勞苦刻意講習勉

齋以爲僅得如象祖者十數人。講之精，行之果。如干將莫邪，則先師之道，猶未至於浮雲點翳也。
侍郎方先生來別見水心學案

通判鄭先生鼎新

鄭鼎新，字中實，梓材案一作仲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先生少受業勉齋，而與楊信齋遊，故深於禮樂。所著有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補

提舉李先生鑑

李鑑，字汝明，不知何所人也。與其同志數十人爲經會，問學於勉齋，答曰：足下年少才俊，於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有老儒一生辛苦所不及者。然博文在乎約禮，秋水方至，百川澎湃，霜降水涸，涯涘自見。蓋亦篤學之士也。補

梓材謹案：道南委源載先生爲寧德人，嘉定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楊信齋遊，得聞敬義之旨，歸創六經講社，推明師說，誘掖後進，故儒林宗派亦列先生於信齋之門。又案道南源委於長溪黃錄言先生與饒雙峯師之，是又不獨爲信齋勉齋門人也。

薛先生師邵

薛師邵，字希賢，撫州人也。勉齋官臨川，從之遊，謂其超然獨得，皆自胸中流出，無蹈襲語。補

堂長葉淡軒先生士龍

葉士龍，字雲叟，括蒼人也。後遷居長樂之唐石，從學勉齋，嘗以妙年力學，勉其向道。補

雲濠諸案先生號淡軒嘗爲考亭書院堂長編朱子語錄十八卷

陳先生倫

陳倫字泰之長溪人也學於勉齋補

粹材諸案勉齋有答先生書見上勉齋文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太學家先生擴

家擴字本仲蜀人也受業勉齋之門其時李果州道傳初亡勉齋歎曰先生沒後得擔負者祇一李貫之可望乃止於此本仲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足伯仲又趙季仁謂本仲異日不在貫之下亦各有所長然真不凡也又言其與諸生伏闕上書試中優等而其詳不可考矣補

附錄

真西山請絕金幣齋行簡爲淮西漕獨曰強韃必亡金昔者金爲吾之仇今爲吾之蔽古人曆亡齒寒之轍可鑒宜姑與之使得拒韃史彌遠主其說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擴徐士龍等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李先生武伯

李武伯臨川人勉齋徒補

李先生晦

李晦字隨甫長樂人也。勉齋嘗貽之書曰：「去鄉者十五年，投老歸來，每與索居之歎。承示論語疑義，用心甚苦，所謂空谷足音也。」其後先生遂學於勉齋。補

方先生丕父

補

梓材謹案：先生莆田人，爲紫微門人豐之之孫，晦翁門人士麟之子，從學於勉齋。

袁先生俊明

袁俊明字稼學，勉齋黃氏弟子也。勉齋講錄二十餘卷，舊本散逸，先生重哀輯而行之。補

葉先生真

葉真建安人，勉齋弟子。補

直閣趙先生必愿，別見玉山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連雲門人李胡四傳

參軍萬先生鎮，別見雙峯學案。

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表

輔廣

董槐

晦翁東萊門人

父水附師業師雍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玉山

朱鵬飛

三山茂氏再傳

余端臣

王文貫

汪元春

徐天錫

元城龜山譚氏武夷紫微

徐天彝

豫章橫浦三傳

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涑水二程蔡陽了翁龜山和靖四傳

汪元春

見下王氏門人

韓翼甫

子性

黃奇孫

李齊

王冕

夏秦亨

從子忱別見清江學案

陳普

韓信同

王禕翁

黃寬

張以寧

林文珙

鄭轍

楊琬

黃裳

任士林

黃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並莊節學侶

劉敬堂

熊禾

董真卿

別見介軒學案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安實

並輔氏所傳

輔萬

晦翁門人

張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龜山學案

並潛庵學侶

潛庵學案

祖望謹案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蒼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修補尙詳盡第輔氏之門有前後時不相值者特爲校正

朱呂門人李汪再傳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達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秦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爲崇德人秦州四子先生其仲也先生生於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問學於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爲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先生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柙自代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雜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

生平所得於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卽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於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清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宗義案乙巳歲，余拜輔漢卿先生之墓於崇德，退而考於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輔錄，皆不能詳，且多錯誤，故以其間出他書者爲輔潛庵傳。

宗義又案舊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門。案文靖跋文公與先生帖云：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可，此可以證其非弟子矣。其爲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書，宋史文靖列傳影響其詞，謂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蓋本文靖語類序而分疏不詳，志則本宋史而展轉失實。文靖於先生與敬子皆友而非師也。宗輔錄言蔡元定貶死，先生入京，以身試禍，賈偉節西行解禍，君子尙不以爲然，寧有試禍之理。案文公與先生書云：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但得安坐，已是幸事，豈其別有冀望耶？然則先生入京，是其應舉時耳。

詩童子問

梓材匯案詩童子問，謝山原底標其目，尙未錄其說，宜求其書以補之。

宗輔錄補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子夏篤實，次於曾

子而有小德出入之論。所以不及。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聖賢言近指遠意思。飽飲饜足。若只作言語解著。則即便死於言下。局促淺淺。

善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然。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利而不顧義。則害於人。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人須從這裏過。

武公三以溫柔爲言。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那客氣。其德方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故惟溫柔可以集德。

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狂者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於行上所得分數多。

後世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是謂無本。

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不知媿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已。

楊氏資質偏於剛毅。墨氏資質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流於一偏。

祖望謹案朱門弟子潛庵其眉目也。然其遺書今惟詩童子問尙傳，而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之語皆浮淺無甚精意，蓋出於庸人之手也。惜哉！今採其精者僅一十二條而已。

易須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是象，勿用是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未識先生之意。龜山雅言

附錄

陳本堂敏求齋記曰：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但恐求非所求，差毫釐謬千里，其機甚危，故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求放心始。輔

胡一中序詩童子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辯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鸞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

宗義案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程石堂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黃東發其尤也。逮至明初，而韓古遺及吾族祖黃菊東尙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頹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普吾東，浙自韓恂齋。

翼甫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逮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潛庵學侶

輔先生萬

輔萬潛庵先生從弟亦事朱子

直閣張主一先生治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為鶴山學案

潛庵門人李汪三傳

文清董堯堂先生槐父永附師業師雍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先生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為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澧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嚮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為容悅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後因劾丁大全。褒佞不可近。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劾先生。書未下。即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壓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諡文清。參史傳

附錄

方文正孝儒曰。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大學致知格物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辯其說之可信。

教授朱先生鵬飛

朱鵬飛者。崇德人也。從輔潛庵學。以進士教授高郵。

太學余訥庵先生端臣

余端臣。字正君。鄞縣人。太學生。以經學教授閭里。從之者數百人。其源出於輔潛庵。學者稱爲訥庵先生。余氏門人。李汪四傳。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真州。除宗學諭。從遊嘗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知軍汪先生元春見下王氏門人

輔氏所傳

寺簿韓恂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字恂齋會稽人也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敕入換新命先生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其學出於輔氏梓材案先生學出於輔氏言爲輔氏之學耳非必親受業於潛庵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真知力踐求無媿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漠如也門人陳普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梓材案黃氏補本此下續云子忱性

劉敬堂先生

劉^口號敬堂^口人熊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之要旨然後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參熊勿軒集

梓材謹案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

吏部安先生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王氏門人李汪五傳

知軍汪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于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

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曰：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恂齋家學

莊節韓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於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闢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負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願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先生之爲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爲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體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尚書深寧王將作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逸民，故終身不欲仕元。私謚莊節先生。雲濼案黃氏補本載：元史儒林傳云：以門人李齊請於朝，謚莊節，然考之元史，爲先生請謚者，月魯不化也。則黃氏誤元史文矣。此傳作私謚，亦誤。先生高祖膺胄，始居越。戴山先生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傳輔氏之學，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爲延譽，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厮役皆稱爲韓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二卷。雲濼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予嘗於永樂大典中見其集。

韓義行先生忱別見清江學案

恂齋門人

徵君陳石堂先生普

陳普字尚德。福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稍長。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爲本省教授。不赴。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鯨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尋講饒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二。

石堂文集

承下問。仰見用功之勤。於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於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間。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洛畫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爲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觀。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於氣。而則與性卽太極之各具於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提出狀之於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理之本體。無時而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卽陰

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蓋形氣與理爲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爲者。道理是所以爲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是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爾往年嘗以管見爲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爲。則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當時爲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圖。及孫伯御先生以爲物與理不相離。豈可言浮沈。始省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箇空圈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與孫言也。承下問。勸渠卻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耳目聞見。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言也。蓋雖無而實有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混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其爲理而非氣。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最證得好。文理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無極。似太極之上。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卽太極。太極卽是無極。別作一體不得。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太極言。但其圈之大之圓。與上圈同。則又見其不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卽在陰陽中。常生常死。常有常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開作兩箇。只是頭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爲主。非又別有一箇小底。故文公云。中○者。其本體也。本體卽上文本體。小大不同。本非有異。亦猶五行下一箇小圈。見二五之合爲一者。又是大彌六合。小不滿一掬之義。畫出成此一箇。亦是妙處。非有意爲之也。圖下二圈。只是一體。一太極。男女圈。義深最當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謂天地之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旣成。則形成之生。散爲萬殊。猶

一男一女分爲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言語詳也。文公本體二字最好。謂物與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體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尊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爲一。加詳周子本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彷彿而已。必有漏綻。更望垂教。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普讀書不多。於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于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於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耶。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傳註似之。抑謂陸亦元氣之會。能有龍德正中氣象耶。明道不壽。不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爲虛作。而大小程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徵周程朱學者。至於今。猶夜行耳。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爲可矣。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耶非耶。可有耶不。可有耶。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耳。不以傳註熾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劍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傲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於六經之義。仍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於易。而遽目易爲註我。此所爲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略其小。而迷於下學上達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概陸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又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其流之

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又曰。不切則礎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學或問中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語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爲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觀理之煩耶。孟子註中所謂告子之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凡此皆陸學氣象多相似。答上饒游翁山書。

莊節學侶

山長任松卿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實。其先繇竹人。徙居奉化。梓材案道松雪志先生墓云。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奉化。又再世而居琦山。琦山屬鄞。故謝山云鄞人。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太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著有中易松鄉集。參寥波府志。

中易自序

夫哉乾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人作易之旨也。易

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之謂也。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子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人事之始終。作爲中易分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頤大小過之妙。既未濟。隨蠱之幾。井噬嗑。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爲聖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萬九沙同松鄉集書云。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阜羽。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據此。則先生之梗概可知。又案先生講道會稽。當是韓莊節輩學侶也。

劉氏門人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志濂洛之學。乃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梓材案董丞相槐爲嘉定六年進士。次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復在甲戌。如先生與丞相同學於潛庵。不當年歲懸絕如是。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業於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質爲寶慶三年丙戌進士。前於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爲潛庵再傳弟子。益知先生之非親受業也。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

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而別。束書入武夷。築洪源書堂講學。凡一星終。乃歸故山。築
驚峯書堂。及門者甚衆。嘗與胡一桂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
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
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平生精力在四書詩易。至於書。則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
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尚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究無能續之
者。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矣。先生於六經。祇儀禮
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哀衆說以證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於火。今所傳者。易
義大學講義而已。皇慶元年卒。年六十。學者稱爲勿軒先生。

勿軒文集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
路崇植儒官。獎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於是年盛力強。欲藉以奮身者。胥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
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上遊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
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
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陋
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偷薄。綱常墜蕩。前脩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泮爲多士之國。常有
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

樵先生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講。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者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於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常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造於學。常若武夷相與遊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正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遂膺君履學正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考亭書院記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僕於雲谷之陽。鰲峯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於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諗予曰。泮

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於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帥三山時。嘗創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於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子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於文公者。乃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於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祠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創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於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於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議。且屬爲記。適莆陽史侯有刊脩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永嘉宋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於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於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於二程。皋比之轍。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攷。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於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

記於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於五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宏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蕪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以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莫不倒指於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於此。自可忘辯。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僮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於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於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

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閒矣。駕風轅靈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於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辯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於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揆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於一，祀典亦當定於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於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耳。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爲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闕遠，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尙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胼蠶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子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於

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於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調話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尙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調話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願不得秩在從祀。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揜綱目。莽大夫之書。苟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徵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苟楊輩儼然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泝其淵源。豈無尙有攷論者。龜山。戰道而南。再傳爲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爲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同學操行。一出於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爲大。

三山。郡泮亦爲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賢。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爲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

一從毀撤於人情豈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詔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荆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揚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舊曾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中。至今人猶誦之以爲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又蚤緣一證，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爲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諡，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爲郡泮羞。豈可不爲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願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爲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雖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爲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

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於此。或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於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於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考正。今宜改爲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堯國公顏氏西一。邾國公會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太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彛冕。執鎮圭。遷爲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爲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於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歎。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考。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恕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

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爲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考之古今。無異制。不知尙有常考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傳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冑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面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萬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享於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蒞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教化本原。一正於上。四方其有不風動。

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於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至國學達於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於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願上之人力行何如耳。以上祀典議。

梓材議案勿軒祀典議本九條。今以其第二第九兩條移入百源學案。

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始則而象之。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凝爲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且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此底績。弼成五服。自侯甸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成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義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駿開。創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惇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帝堯萬世之功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之

終簪紉之亡。三仁死甯遜甯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叩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遜。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卽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孺遺黎。真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商有三仁。兩義上論。

汪氏門人李汪六傳

鄉舉徐梅江先生天錫

教諭徐先生天彝合傳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於鄞。先生與弟天彝。皆立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讀。受業汪元春之門。兄弟自相切劘。先生兩中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時。嘗舉爲慈谿學教諭。不赴。爲人沈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參寧波府志。莊節門人恂齋再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尚書度曾孫也師事俞浙石余亨及安陽韓性入元不仕所著有蚓鳴集南明志又輯其祖三朝言行錄補

郡守李先生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初進士第一知高郵府有政聲張士誠據泰州淮南行省遣先生往招降被拘久之縱歸已陷高郵爲其所害先生嘗學於韓莊節性及爲御史以性行義上聞於朝性卒而止修

參軍王先生冕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也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先生如事性北遊燕都秦不華薦以館職先生卽日南轅隱九里山下樹梅花千本嘗做周禮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更深挑燈朗誦歎曰特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有明攻越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死修

編修夏先生泰亨

夏泰亨者會稽人也安陽高弟百家纂

梓材謹案紹興府志載先生字叔通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詩經音考

陳氏門人

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附門人王禧翁

楊先生琬合傳

黃先生裳合傳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陳石堂普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獨先生與其友楊琬白圭黃裳彥山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毫分縷析。建安聘主雲莊書院。以四書六經爲課試。屬科目未興。學者方務詞賦。爲之譁然。先生謂之曰。文公四書。天心所在也。科舉極弊於宋。廢必復。復則文公私議必行。延祐甲寅。科舉法行。衆始翕然以服。弟子日益進。至順壬申卒。年八十一。嘗曰。讀大學傳不知淺深。始終讀中庸。不知支節脈絡。詳略巨細。與凡諸說同異得失。讀論孟不知以門弟子所問爲已問。孔孟所答爲已聞。非善爲四書者也。吾嘗聞陳先生讀四書法。各章五十遍。三年七八反。大字小字如流水。又必字求其義。句逆其情。涵泳從容。無少閒斷。則庶乎有以得之。又曰。文公精力盡於此書集註。章句或問。學者用力。庶不爲他說所亂。近世饒氏謂新民不可使止至善。但可使之樂樂利利。則明德殆別有一至善耶。又謂性道教不當兼以物言者。彼於性善之奧。萬物一源之妙。蓋甚昧也。學者稱爲古遺先生。又號中村。所著有四書標註四卷。易詩三禮旁註書集解書講義諸史類纂若干卷。詩文集十餘卷。其門人曰王臈翁。字馬山。其壻也。曰黃洵。饒氏明人纂大全。多采黃氏之說。

中村遺書

不知孝弟爲人之本。便是兼愛。不知仁爲孝弟之本。便不識性。三省曾子入道處。一貫曾子悟道處。性與天道。只在詩書執禮中。

四海之內皆兄弟。輔氏謂或啓人輕視天倫之心。最是集註所以謂其意圓語滯。

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於邦有道貧賤之可恥。

熊氏門人敬堂再傳

董先生真卿別見介軒學案

鄉舉安先生實

安實字子仁本姓袁長吉曾孫易今姓勿軒熊氏弟子也刻苦務學志剛理遠嘗預計偕凡三勸駕竟齟齬以卒補

古遺門人物齋三傳

孝子黃洵饒先生寬

黃寬字洵饒福鼎人事親孝苦學工文世變避兵以憂感卒無後貢師秦爲誌銘著有四書附纂時事直紀參福寧府志

知誥張先生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年十五往寧德受業於韓古遺歷五年而後歸學業大進登泰定丁卯進士第累官翰林院入明官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出使安南歸而卒補

鄉舉林先生文珙

林文珙字仲恭三山人天歷己巳鄉舉韓古遺門人也

鄭先生曠

鄭轅字子乘，霞浦人。少受業於韓古遺。古遺嘗曰：君可續吾閩五賢理學。古遺卒，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鄭轅不知何所人，亦見梨洲序目。梓材案：謝山未查福建通志，故云不知何所人。

卷六十五

木鐘學案表

陳埴	翁敏之		
父煜 晦翁水心門人	翁巖壽	胡一桂	
延平白水齋	車安行	從子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溪屏山鄭氏再傳		從子若綰	子瑤
元城龜山馮氏武夷豫章			從孫惟賢
徐氏三傳 陳水二程四傳	董楷		
	徐霆		
	趙復齋		
	賈漢英		
葉味道	子采		嚴侶

晦翁門人
送平白水籍

繆主一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識

王夢松

余學古

胡長孺

陳剛

氏武夷豫章
三傳

祖巖起
父居仁

章瑤

涑水二程四
傳

洪濤

林温

陳善

李時可

王清

謝暉

吳雄

李康

別附
文誠

趙景緯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柏 別為北山四先生學案

章仕堯

彭庭堅

趙次誠

蔣允汶

史伯璿

並朱學之餘

徐宗實

黃淮

徐興祖

張文選

謝夢生

潛堂四山講
友

木鐘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考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

永嘉學者漸就良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潛室學案。謝山始易其稱曰木鐘。葉文修亦朱門高弟之在永嘉者。其派亦并入此卷。

朱葉門人李鄭再傳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父煜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舉進士。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即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先生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辨。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先生之父煜。字民表。隱君子也。嘗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糜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諸子守其教。必待鄉貢。不上太學。修

四端說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

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僵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獸爾呼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非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真。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梓材語案此說原在木鐘集中。本朱子之說。先生轉以答其弟子。今移列木鐘集之前。猶晦翁學案中。和說觀心說之先于語要也。

木鐘集

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固天理恁底。然二子只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若律以天下之大義。叔齊辭伯夷。又辭。更無仲子。誰擔當得這國事去。彼仲子既于天倫父命兩不相干。受之毋乃非邪。

既是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更復何求。所謂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殺身成仁。只要賭一個是耳。若更反顧身後去。卽成計較之私矣。二子既逃國歸仲子。天理人倫已安。若仲子更執夷

齊之義。夷齊亦管不得他。彼視國直敵屣耳。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有殺身以成仁者。

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個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在其中。蓋心存而仁便存。心既在。則仁亦在。是矣。指存心便喚作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克己復禮爲仁。如何。

仁者心之全德。惻隱之心。是仁之正頭面。緣私欲障礙。填滿胸次。則所謂惻隱者。如頑癩風痺。不復流行。發見必須先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本來面目。方始流行。發見克己工夫。非有他。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謂。既知此爲非禮。則視聽言動。便當一一復還于禮。除四勿之外。別無克己工夫。工夫既到。則私欲淨盡。中無障礙。滿腔子。渾是惻隱之心。而日用之間。無非真心之流行。發見若不于禮上用功。必流于釋氏絕滅之學。蓋徒知克去己私。而不復于禮。謂之空寂。則可。若求其惻隱之心。則如死灰槁木矣。故聖人以此告之。蓋克此卽復彼矣。先儒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此顏子之仁。淘去泥沙。旋引清泉。非顏子之克己復禮也。

孔子答仲弓問仁一章。程先生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

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謹獨固是做持敬行恕工夫。然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地位。仲弓學力當得來。

大賓在庭。大祭在堂。是時境界如何。想得好一片空闊世界。只緣未下持敬謹獨工夫。欲見此境界不能。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以爲徹上徹下語。如何。

徹上徹下。謂聖凡皆是此理。聖人一語。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程子所謂語有淺近而包容不盡是也。未純熟時。但曰下學已純熟後。卽是上達。無兩個塗轍。

顏子當博文約禮之時。既竭吾才。直是大段著力。及夫所立卓爾之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此又無所用其力。不知合如何下工夫。

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亦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未須問他此處。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備見高堅前後境界。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時。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

一貫忠恕。雖有大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上做出。聖人之心。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則是那一個心。應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彼學者之心。被私欲障蔽。未便得他玲瓏。須是逐一蕩滌。以類而推。方能自我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卻是忠恕正頭。而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

且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也。忠恕特學者事。但聖人見決。學者見遲。一貫是熟底。忠恕是生底。一貫本非有二道也。曾子恐門人曉一貫未達。故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了。若程子於穆不已。各正性命之言。則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揭起來說了。彼此互相發明。在人領會之耳。

論語一貫與中庸合內外之道。程門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之說。同否。

道理只是一個道理。有就吾心性上說者。有就事物上說者。自是兩樣頭面。今人都作一般看了。如何謂之識道理。夫論語之一貫。卽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聖人所以能推一心以貫萬事者。正緣他胸中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此一心應將去。全不費力。滿腔子都是道理。更無界限。無界限。更不分內外。分中邊。才分內外。便是有界限了。才有界限。則便不能以一心而貫萬事。如何謂之合內外。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一貫之說也。至于程子之說。又就物理上論。卽論語所謂下學上達。形色天性。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之謂也。及其歸。則一而已。

何謂下學上達。

下學上達。如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聞。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在。與不在耳。心存則見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若不存。是謂習矣而不察。今人只說事理一貫。然亦須分別次序。始得如程子言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始得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

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大德不踰閑一章，集註云不能無弊如何。

弊在出入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疏，只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是盛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說天地間道理流行，無有窮盡，如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恁地，初無一朝停息。卽此是道體，大意亦可見。集註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

自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詩書子史喚作道，其弊正是鑽破故紙，原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者幾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

動容綏斯遠暴慢矣一章，斯字之義如何。

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此理，更不待漸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卽便遠暴慢，一正顏色，卽便近信。一出辭氣，卽便遠鄙悖，蓋持敬效驗如此。若待言動之後，漸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學者持敬工夫，當其未成熟時，須著呼喚方來，及工夫熟後，須見此等境界，然後謂之成熟。蓋斯之爲言，猶綏斯來動斯和，應驗疾速之謂也。

程子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故君子只在慎獨。

灑掃應對。雖是至粗淺事。但心存則事不苟。此便是上達天理處。謹獨是存主此心。存此心便是存天理。飯疏飲水之樂。簞瓢陋巷之樂。所樂者何事。此濂溪點化二程子訣。二程從此悟道。終不以此語學者。晦翁事事剖露。說向後學。獨此不敢著語。

凡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卽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卽是道。道處卽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故濂溪必欲學者尋孔顏所樂何事。豈以其樂不可名。使學者耽空嗜寂。而後爲樂邪。濂溪以此點化二程。二程因此省悟。後卻一向不肯說破。與學者至今。晦翁亦不敢說破。豈祕其事。謂不可言傳邪。蓋學者才說此事。動口便要說道。謂道不是。固不可。但才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則又非孔顏氣象。惟知孔顏樂處。便是道。則德盛仁熟之事也。要知顏子之與諸子。但有生熟之分耳。工夫生則樂與道爲二。不妨以此而樂彼。及工夫純熟之後。則樂與道爲一。自不可分彼此矣。前賢不肯說破此事。正要看人語下氣味生熟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論南豐有知之之明云云條。今移入虛陵學案。

志道據德依仁。不知志據依如何用工。夫道德仁又如何不同。

志於道。是一心向聖路上行。欲學做聖人事。據德卽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於仁。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爲一。不可脫離于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不可脫舍也。只

是一個做聖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成一物耳。

晦翁謂幽明始終無二理。程子謂晝夜死生之道。意者此理非有二塗。所謂一而二。以幽明始終言之。二而一。蓋死復生。生復死。人復爲鬼。鬼復爲人。如晝夜之循環。

氣聚則始而生。氣散則終而死。聚而生者爲人。散而死者爲鬼。有聚則必有散。聚散本一理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所謂一而二者。聚散本一氣分而爲聚散耳。所謂二而一者。雖分而爲聚散。其實一氣耳。惟其一而二。故有生必有死。惟其二而一。故知生則知死。

鬼神之事。以爲無邪。則四時之祭祀皆可無也。以爲有邪。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溫清甘旨之奉。不可一日無也。

此淺學浪問。鬼神乃二氣之屈伸。二氣有無時否。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在人之身。卽爲魂魄。人死則魂升魄散。雖散於無有。然生氣之分子于子孫者。卽其氣猶在也。故其子孫賢者之死而致生之。則其鬼神不賢者之死而致死之。則其鬼不神。

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夫殺身之事。誠難矣。未曾實有所得。實有所見。誰忍捐生就死。

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污下。故決不肯苟賤以偷生。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亦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既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處。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邪。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以見之。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同乎否乎。

心主物也。而所以能生者。以有仁也。故心如穀種。雖具此生理。然有形。百穀只一粒物耳。不能以自生。所以能生者。性實爲之。仁之于心亦然。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耳。然便指心爲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有此生理。便以穀種爲仁。亦不可。但穀種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使萌蘖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梏于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卽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卽穀種而言。以是知仁不止于二者。則凡有生之性。皆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卽不須千頭萬緒。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將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裏。從此尋向上去。卽下學上達工夫。止如詩三百篇。頭緒甚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爲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如云學問只是求放心。卽不須千頭萬緒。此卻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有何分別。

心體昭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卽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爲有外。故盡心必本于窮理。蓋

謂窮究許多衆理。則能極心體之昭融。而無不盡。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既知得性。便知得性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是造得此理了。然聖賢學問。卻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一齊了卻。又須知行夾持始得。故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此愈密愈嚴。所謂敬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直是常在。天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自家欲事天。向使未知天爲何物。不知事箇甚麼。到得知天。却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諸己。

程先生謂孟子說性善。只說繼之者善。昨聞先生云。水無有不下處。卻是太極。據此說。則孟子似指流。而至于海。終無所污者。爲太極邪。

孟子說時。本是直提一陰一陽之謂道來說。但善者惡之對。有善便有惡。故程子以爲不說得源流正派。說得繼之者善。蓋善猶水之清。惡猶水之濁。既以清爲水之性。則濁非水之性乎。要知清濁可以爲水之流。不可爲水之性。繼之者善。亦猶是也。蓋繼之者。是說太極流行之第一節。則可。謂是太極則不可。

程子以才爲氣質之性。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是人善惡。又當以氣質論。爲孟子把諸路一齊截斷了。故諸子不服。須是尋他不善路頭。從何處來。

公都子問性三節。孔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相似否。

除第一問性無善無不善外。第二問卽性近習遠意。第三問卽上智下愚意。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卽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

孟子只爲他認生處爲性，更不分別人物，是將血氣知覺爲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之性一樣，見血氣而不見道理，此則不可也。

君子不謂性命。

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于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于常人說性處，卻以命言，則人之于嗜慾，雖所同有，卻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于常人說命處，卻以性言，則人之于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大要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言知命盡性之學，所以異乎常人之道也。歟。

梓材謹案此下有四端說，別列木鐘集之前。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願詳其旨。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說，爲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卻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知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爲上知，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

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

凡物之生死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質之性。道即太極也。太極纔動。首先撒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後。漸次成就者。即謂性成。則有形質矣。孟子說性善是第一義。從他繼之者。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之者。

知至而后意誠。程子又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須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地位。不是于格物致知之先。更有一級工夫在上。只是欲立個主人翁耳。但常得此心有在。物可從此格。知可從此致。此程子所以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不睹不聞。乃此心不動之境。既是不動。卻又下戒謹恐懼工夫。莫是太著力否。太著力則恐反動其心。何以謂之未發之中。

此處猛著力不得。纔著力。便是動了。雖不著力。然必有事焉。方可前輩謂敬貫動靜。正謂此也。戒謹恐懼。卻是常惺惺法。不爾。便白地倒了。否則空空死灰矣。此處如道家爐火養丹法。火冷則灰死。火炎則藥死。不睹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著落。

此間最精。前輩于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謹恐懼。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卻不露痕跡。

鳶飛戾天一章。程子謂此一段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是如何。

大要不要人去昏默冥竊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近思錄載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旣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云何邪。

一陽復于地。下卽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候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槁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理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于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道于此。孟子所以反復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故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爲人爲己如何。

爲己是真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

知而求天知。纔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于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自然語順，如何。

出辭氣，出字著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著工夫者。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盡之，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著甚工夫？才著得力，便是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內，卽戒謹恐懼意，敬不喚做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

明道云：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既路頭正了，只割定腳跟，滔滔做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今世學者先立個做時文取列第標準，橫在胸臆，殺害事。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不爾便枯燥入空門去。

晦翁謂凡物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恐是如程子所言峻字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于末者，人欲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率性之謂道

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意實則心實矣。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夫心意未嘗相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以章句之旨觀之，毋乃心自心意自意也。密察此心，不知又將一箇心密察邪。

本是長匹無縫底物事。聖人欲人警悟處，翦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時，仍是長匹無縫，不曾翦斷。密察之間有味，卽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處外討一箇來。前輩有以心使心語。此喫緊示人處，要人領會。

潛室語黃氏補

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忠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若未發之中，卻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

上蔡專以覺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蓋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窒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雲濠案一作龍泉人。師事文公。試禮部第一。時制策禁僞學。先生所對。率本程學。不爲顧避。知舉胡絃斥之。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氏學徒。及所著書。部使以先生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時因皇子竝事。帝惑于鬼神之理。疑伯有爲厲。涉于誕妄。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氣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伯有之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當時爲立良止以奉其後。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寧矣。又言

三京用師。廷臣交進機會之說。搖本根以事枝葉。無益于國。既而洛師累敗。人服其先見。尋終著作佐郎。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雲濠案謝山學案割記云。先生著有四書說禮解大學講義經筵講義輯次朱子語錄祭法宗廟郊祀外傳。諡文修。

陳葉講友

秘丞謝夢頤先生夢生

謝夢生字性之一字夢頤。永嘉人也。因葉賀孫陳器之以私淑朱子。登嘉定癸未進士。累官秘書丞。知汀州。

潛室門人李鄭三傳

祇候翁先生敏之

翁敏之字功甫。樂清人也。少受知于葉水心。後師潛室。成瀆祐進士。官至閣門祇候。

知軍翁庶善先生巖壽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永嘉人。師事潛室最久。盡得其奧。從遊日衆。嘗令人讀近思錄曰。此讀書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語言文字之末。登瀆祐第。爲永州教授。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學者稱爲庶善先生。祠像于家學。

車詔溪先生安行

車安行字正路。號詔溪。黃巖人。景山弟。遊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道。于人何與。

過京師見吳丞相憐其不遇問曰欲往揚州乎曰不能欲史館乎曰不能退而告人曰天不與我丞相安能與我尤工于詩所著有鍊冰集

吏部董克齋先生楮

董楮字正翁臨海人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作字正叔一字克齋臨安人御史亨復之子戶部侍郎樸之弟也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先生從潛室陳器之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克齋集程朱易行于世雲濠案學案底本云所著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始合程朱兩家次第而一之論者以爲非

車守徐先生靈

徐靈字長孺永嘉人也潛室先生之甥得其舅之傳嘗在趙善湘幕中豫平李全之亂官至守漢陽軍

趙復齋先生口

趙口號復齋桐廬嚴高節侶從學于賈漢英漢英得于先生先生得于潛室潛室親授于晦庵其淵源如此參東緇子文集

梓材謹案趙復齋有二其一名彥順與朱陸同時而私淑于象山若先生爲朱子再傳弟子當別爲一人

西山家學劉李三傳

秘監葉平巖先生采

葉采字仲圭。雲濠案謝山學案原底云：一字平巖。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學。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躡高妙而少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砭之。先生自是屏斂鋒芒。俛意信向。駁趨著實。北溪深喜之。雲濠學案原底有云：初事節齋。後事李方子。寶慶初。爲秘書監。嘗論郡守貪刻之害。上嘉納之。

梓材謹案：道南原委。儒林宗派。皆以先生爲文修子。蓋自文修從朱子于武夷。遂居建寧。及先生登淳祐進士。爲邵武尉。故謬而爲邵武人歟。

平翁語

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探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遊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尙曾求父也。晃坐于家。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于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空以議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尙曾求道也。

梓材謹案：此條自梨州所節。車氏脚氣集移入。

附錄

陳北溪答卓廷瑞曰：葉仲圭資質甚穎敏。可與適道。而貪多欲速。馳騖飛揚。誠如長者之喻。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又別自立一家。不純用文公節度。如易解。雖訓詁詳于本義。而理義要歸。未能脫王韓老莊之見。則其爲教也。好躡高妙。而鮮循序就實工夫。車玉峯脚氣集曰：平翁送乃子清父生日。以香一片。銘其上曰：始于克己。終于舍己。聖賢終始。有立卓爾。

子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己不同。私者既盡。八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補

雷濠譚案平巖之稱平翁。猶了齋之稱了翁。晦庵之稱晦翁也。

西山門人

隱君繆天隱先生主一

繆主一字天隱。永嘉人也。從西山先生葉味道學。博聞強記。入太學。賈似道蕪湖之敗。先生與同舍諸生伏闕上書攻之。宋亡。隱居教授。雙目晚瞽。當事輿致之。爲學舍經師。大德間。初製大成樂器。皆以詢之。所著有論學規範。尙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補

隱君王慎齋先生夢松

王夢松字曼卿。青田人。篤志好學。著禮記解。學者稱爲慎齋先生。參括蒼彙記

梓材譚案宋文憲作胡汲仲傳賢稱先生爲順齋處士。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庶善門人李鄒四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也。從庶善翁氏遊。德祐乙亥。上政府書。幾萬言。時莫能用。研究周官經國制度。參

互考訂。至忘寢食。故六官錯簡。咸貫通補正。有古周禮一百卷。雲濠案。謝山割記。先生著有古周禮補正一百卷。四書提綱。孝經傳贊。子義口義。講義人齋存稿。學者稱爲人齋先生。以其學配鄭伯謙。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云。咸淳庚午。領鄉薦。教授于鄉。又言董左丞仲儀。鄞學。

車氏家學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

車若綰。字經臣。後改名峻。號雙峯。韶溪之從子也。先生與從兄若水並傳其學。咸淳中。以特科授迪功郎。浦城尉。不赴。遂于經學。而禮經較詳。所著內外服制通釋九卷。多備朱子之不備。補

車大雅先生瑤

車先生惟賢合傳

車瑤。雙峯子。車惟賢。韶溪之從孫也。皆能世從其學。補

梓材謹案。車先生瑤。字大雅。平楷序雙峯內外服制通釋云。余聞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蓋大雅謀梓是書。而又爲之跋云。

復齋門人

賈先生漢英

賈漢英。南康人。嚴侶從學于先生。先生之學實源於朱子。參相廬縣志。

慎齋門人劉李四傳

學正余先生學古

余學古青田人。胡汲仲初師先生。先生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文公弟子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學辯問。嘗爲國子正。

賈氏門人李鄭五傳

高節嚴先生侶

嚴侶字君友桐廬人也。漢高士光之後。嘗從賈漢英遊。賈則朱子之傳也。宋亡不仕。與謝皐羽方韶父吳子善輩。哭文山于西臺。皐羽所謂甲乙丙者也。居親喪。一用朱子禮。楊維禎志其墓。門人私謚曰高節先生。補。

余氏門人劉李五傳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祖嚴起父居仁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祖嚴起。宋嘉定進士。知閩縣事。父居仁。瀋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先生而其學益振。先生性聰敏。九經子史無不貫通。外舅徐道隆爲四川宣撫參議官。先生從之入蜀。與高朋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咸濟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歷倅福寧州。而宋亡。退棲永康山。至正中薦授揚州教授。建昌檄攝錄事。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以

病辭隱杭之虎林山。先生淵源既正，行遊四方，旁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爲最切。每曰：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病疇一旦具酒食，召比鄰云：將返故鄉，門人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稿。門人諡曰純節先生。其高弟曰陳剛、謝暉、從黃氏補本錄入。

雲濠講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學有淵源，文章有精魄，與金仁山並以學術爲郡人倡，海內重購其文，有石塘文集若干卷。宋景濂曰：其從兄之綱之純，並有文名，人稱爲三胡云云。

附錄

吳淵穎曰：說者稱濂溪之所授受，實本于壽崖佛者之徒。永康先生胡公至爲論辯，以著明之，會不容曠。是殆當世之所深感者也。朱子以東都文獻之餘，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而陸氏欲踵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爲梯階，特以一超頓悟爲究竟。今則至謂朱爲支離，陸爲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爲學，自謂爲陸，實卽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之道，而悉謂之禪邪？道術所在，苟或不契于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曉辯，讎作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爲己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予自燕還，與金溪傅斯正再見先生，傅之曾祖父本陸學，亦喜談陸，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益見其爲學之弊，意其幸發金溪之故，積而少濯其心邪？補

石塘門人劉李六傳

陳潛齋先生剛

陳剛字公潛平陽人也。受業胡石塘之門。石塘爲西湖書院山長。見其勤。晝夜研索不倦。留之于家。與同寢食。遂盡得其學。稱高弟。博通天人之奧。所著有五經問難四書通辯述歷代正潤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鈔。其文宗西京詩。亦不屑六朝以下。累試不售。後嘗猶能作文口授。學者稱爲潛齋先生。其弟子著者曰章瑤洪鑄梓材案洪鑄當是洪濤傳寫之誤。林溫陳善李時可王清修。

謝先生暉

謝暉字彥實資陽人。自其曾祖爲沿海參議官。始家于鄞。先生識見通敏。聞永康胡汲仲以道學淑後進。往受業其門。或勤習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資文行耳。仕奚所急哉。趙文敏孟頫授以書法。爲詩文簡淡雋永。人以其片楮爲榮。先生亦不自祕。惜求輒應之。有所不可。雖貴勢不能動也。參成化四明志。

學正吳碧崖先生雄

吳雄字一飛。諸暨人也。學者稱爲碧崖先生。石塘胡氏弟子。辟爲本州學正。不就。所著有地理書卜筮考。微君李先生康。

李康字寧之。桐廬人。永康胡汲仲之徒也。元時累徵不起。所著有桐川詩派等書。

別附

浮屠文誠

浮屠文誠字道元不知何所人也少從胡石塘遊著性學指要十卷其中多排朱子之說蓋石塘晚年緒論也至正中禾人雕其書淮張建國鄭明德陳敬初言而毀之予謂文誠欲宗陸以抑朱而身爲釋氏其說何以取信於人徒使論者斥槐堂之學爲禪耳然士誠之草竊亦豈足以正學統皆可嗤也補
朱學之餘

鄉貢張清所先生仕堯

章仕堯字時雍一字清所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嘗曰時之治亂由于人心之邪正心之邪正由于學術之醇疵其門人曰彭庭堅趙次誠蔣允汶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稱先生通經史深究四書圖奧又言其累舉延祐丁巳庚申鄉貢

史先生伯瑤

史伯瑤字文璣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時諸儒雖宗朱子然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亦多互異乃著四書管窺以辨明之又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考證爲外編或勸之仕則曰讀書本以善身爲仕而學非吾志也卒不出補

潛齋門人劉李七傳

章先生瑤

章瑤

教授洪先生濤

洪濤字元質永嘉人至正開浙省右丞季宋兒只奉旨命儒士陶凱韓大理瞿宗奎與先生等同校勘一統志一千三百卷並奏授教授參溫州舊志

府佐林先生溫

林溫字伯恭永嘉人博極羣經而尤長于春秋擢至正甲午進士歷佐省憲二府宋潛溪稱其正色直言百壬畏攝云宋文憲集

梓材譚案黃氏千頃堂書目言明太祖命儒臣孔克表劉基林溫等以恆言釋羣經使人易通曉親解論語二章以爲之式克表等承釋五經四書以上賜名羣經類要蓋先生以元進士仕明

陳先生善

陳善

李先生時可

李時可

王先生清

王清

章氏門人

忠愍彭先生庭堅

彭庭堅瑞安人舉進士爲崇安縣尹民服其威信後陞福建都帥遇害賜諡忠愍參姓譜

隱君趙雪溪先生次誠

趙次誠字學之樂清人也章清所弟子所著有四書考義雪溪集補

雲濠謹案先生隱居不仕以雪溪自號

訓導蔣先生允汶

蔣允汶字彬夫永嘉人元末避地閩中就試中流寓榜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著有四書纂類中

庸詳說參溫州舊志

雲濠謹案經義考黃虞稷云洪武初官本府訓導蓋先生本延爲府學五經師訓導其實授也

史氏門人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徐宗實號靜齋雲濠案先生名夔宗實其字也以字行黃巖人也永嘉史伯璿弟子洪武中官至兵部侍

郎所著有靜齋集其門人曰黃淮補

訓導徐橫陽先生興祖

徐興祖字宗起平陽人也史伯璿高弟洪武中官訓導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明易詩書三經洪武壬子舉授溫州府學教授以性理之學教導諸生

成尊之曰橫陽先生

靜齋門人史氏再傳

文簡黃介庵先生淮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舉洪武丁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掌內制進少保兼戶部尚書以疾乞休卒諡文簡其性明果達于治體參史傳

雲濠譚案萬歷温州志稱先生優遊林下十餘年壽八十三著有介庵集歸田稿介庵其自號也

橫陽門人

吉士張先生文選

張文選字士銓永嘉人也徐興祖高弟嘗曰讀書在躬行不在耳食官翰林庶吉士修實錄卒

14118



省立新竹中學

4

88-16
0756

